

“象牙客”里



国庆节前一天，台风“杜鹃”过后的甬城，低洼地段还有小腿深的积水。

赵雯雯，这名90后的河南女孩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里走着。她的目的地，是位于望

春孙家漕的一家叫象牙客的求职公寓。

她在那里已经住了快半年。这家求职公寓里，住的大多是像她那样正找工作或者刚找到工作薪水还不高的大学生。在他们眼里，这里虽然只是个蜗居之所，却是他们在这个陌生城市的落脚点，便宜、实惠，还有点小温馨小情调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新的人生将在这里起步。

这座位于城乡结合部的简陋小楼，装载着许多年轻人的希望和梦想。每扇窗户后面，都住着一屋为自己打拼的人。每天，都有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在这里发生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1 一张床的奢望

9月30日，联丰孙家漕小区的马路上，台风过后留下的积水没过膝盖。马路菜场被淹了，菜叶漂在脏水上，旁边的小饭馆依然热火朝天，坐在水里用餐并没影响到食客们的心情。

象牙客的地势高一些，积水没过脚背。那天中午，公寓里人很少，绝大多数租客们去工作或者找工作了，积水和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，并没成为他们休息一天的理由。只有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靠在前厅公共区域内的一张圆桌边，手指毫无目的地划着手机屏幕。

公寓老板苗升跃走过去，问他：“今天不去上班？”

“算了，辞了，过了节再找。”年轻人笑一下，头也没抬，显然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
苗升跃淡淡地“哦”了一声。辞职，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公寓里，司空见惯。特别是对于这个已经住了两年、辞了很多次职的年轻人来说。两年前，他是全国699万名高校毕业生之一。2015年，这个数字变成了749万，兜兜转转了这么久，他的未来还是没有着落。

苗升跃本来想鼓励鼓励他，职场上有句话“金九银十跳槽季”，想想还是把这句话咽了下去。他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。年轻时都会很难，但这种难不是灌点励志鸡汤就能过去，别人的成功样本未必能够借鉴，每人的路都不一样，艰难险阻只能靠自己咬着牙蹚过去。

“何况我也不是什么成功样本。”他自嘲地一笑。

苗升跃的名字寄托着父母的期待，而在他自己看来，这个名字却挺像一个冷笑话。

他出生于江苏徐州农村，当年考上大学时，几乎所有人都以为，这个寒门学子实现了自己甚至整个家庭“升跃”的理想，美好的前景即将到来。

2000年，苗升跃毕业于武汉纺织工程学院，学的是听起来技术含量很高的高分子专业，但次年来宁波找工作时并不顺利。

工作没着落，身上没几个钱，华灯初上，他不知道该在哪里歇脚。他背着行囊在火车站转了几圈，咬着牙走进了车站旁边的一家小旅馆，15元一晚。

一周后，他总算在镇海的一家企业找了个销售的活儿，卖的是涂料，算和专业还有点搭边。

宿舍就是单位的大仓库，一半堆着涂料和杂物，空着的一半，放一张60厘米宽的钢丝床。

没干多久，他就辞职了。他跟老板说，仓库里涂料气味太难闻，他实在受不了。没说出来的原因是，很长时间没有拉到业务，他实在坚持不下去。

“辞职这件事，第一次你会觉得很艰难，会对自己产生前所未有的怀疑，但很快你就会发现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苗升跃说。他很快又找到了第二份工作，这次他的居住条件“大大改善”，虽然还是睡钢丝床，但至少从住仓库变成了住办公室，没有了那种刺鼻的涂料味。

2 “落脚点”的需求

天色渐暗，租客们陆陆续续回来了，一个个房间亮起来，很快，走廊里响起噼啪啪的脚步声。

从公交车站到象牙客公寓几十米的路程，赵雯雯卷着裤腿走了近半个小时。24岁的她在这里已经住了快半年，不久前刚刚换了份文员的工作。用她的说法，这里每个月458元的租金刚好配她2500元的月收入。

小赵住的是6人间，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，除了3张高低床、两张简易的桌子和凳子外，再也没有别的家具。所有的空间都用了起来。床底下高跟鞋、凉鞋、皮鞋、拖鞋一字排开，桌子上堆满了各种廉价化妆品和零食，能挂衣服的地方都层层叠叠地挂满了。角落里公用插线板上的各种电源插头缠在一起。

有一张床暂时没人睡，它曾经的主人叫妙妙，她在小赵搬来两周后就回了老家。小赵记得，妙妙走之前哭了一晚。刚刚成为好朋友的其他室友也挺伤感，但很快，她们的衣物就塞满了这张空床。妙妙和所有黯然离开的求职者一样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

房间里虽然拥挤，倒也干净，还是大学宿舍的感觉。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公共卫生间有点远，早上常常要排队，楼梯下面辟出来的小小空间里，稍不注意就会碰到头。

小赵大学毕业后在老家工作了一段时间，觉得日子仿佛一眼看得到头，女人打着毛衣东家长西家短地八卦，男人酒足饭饱后就坐在牌桌前，她不甘心每天吃吃睡睡、把家收拾干净就是为了再弄脏的生活。她决定出来闯闯。

她觉得宁波没有上海竞争激烈，但港口城市也有优势，“机会多，选择也多”。可到了这里才发现，不是她选择了这座城市，而是等着被这座城市选择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在这里有一个落脚点，已经很满意了。”小赵说。她并不知道，其实这家公寓的前身就叫“落脚点”。

2002年，因为实在厌倦了办公室早上把床收起来、晚上又打开来的麻烦，苗升跃和同事小李在段塘一个老小区租了间平房，不过10多平方米，但怎么说这是他们在宁波第一个“家”。可没多久，小李就离开了。这个浙大的毕业生说他累了，想回家乡，想

有一个自己的家。

送走小李后，苗升跃想退租，住回办公室。他怅然若失：“我哪里敢奢望有一个家，我当时想，只要有一个地方，能安安稳稳放下一张床就行。”

他突然灵光一闪：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，有很多人都像他一样，只要有一张床就行。他意识到，这也许是一个商机。

后来他没有退掉房子，而是拿出所有积蓄去旧货市场淘了几张高低床，给这个除了房子和铺位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取了个名字叫“落脚点”。然后半夜去火车站、劳动力市场贴小广告，和城管、保安打了两天游击后，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电话。

他去火车站接那个初次来宁波的江西人，双方心里都打着鼓。好在，那是个文静的大大学生，姓邓，拖着一个编织袋来宁波寻找梦想。

地方虽然很简陋，但小邓觉得很满意，一下火车就找到了7元钱一晚的落脚点。

“抱怨，什么都不能改变，要么忍，要么滚。”小邓离开前说，苗升跃顿时肃然起敬。

“这句话适合很多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。”他说。在他看来，眼下不少年轻人求职“准备严重不足却又自视甚高”。没多少工作经验，用人单位不可能开出高薪。

络绎不绝的租客在带来商机的同时，也制造着连绵不绝的麻烦。屋里能不能抽烟，衣服可不可以一个月不换，能不能用痰盂，这些琐碎动不动就会成为租客间矛盾的导火索。苗升跃说，那段时间，他是一边收钱，一边擦屁股，有时还入不敷出。

2003年，孙家漕小区建成投用，苗升跃咬咬牙，租下其中一栋楼改造成求职公寓，同时设定了入住门槛，要求所有租客必须是中专毕业生，希望以此减少他们间生活方式的差异，从而避免矛盾冲突。

考虑到落脚点颇有落魄之意，担心有的大学生忌讳，苗升跃将公寓名称改成了“象牙客”，接待从象牙塔走出的年轻人。

这个创业计划的副产品就是，他自己也有了一个“安安稳稳放一张床”的地方。很快，附近一名常常来聊天的湖南姑娘成为他的妻子，他终于有了一个家。



象牙客公寓外景。 记者 王鹏 摄

3 过客的欢喜和眼泪

象牙客创立10多年，四五万名大学生曾栖居于此。有人待两天就走，有人长住近10年，也有人离开后又回来。这些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命运，随着整个城市的经济洪流辗转起伏。

2003年，象牙客开业不久就遭遇了非典，绝大多数租客都走了，剩下的几个，无处可去，每天都在房间闷着。周围仿佛变成了一座空城，原来那些摆地摊的、卖菜的、卖烧烤的……都没了，往日热闹的市井，一片萧条。

一个多月没有进账，苗升跃心里发慌。他记得很清楚，有一天傍晚，公寓的一间窗户里飘出琴声，他抬头看到二楼的一个女孩子在吹口琴。整楼的人都在默默地听，听着听着，乱糟糟的心，渐渐就定了。

那几个月，苗升跃静下心来好好地研究了一下德国青年旅舍的做法，决定把节俭、包容以及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念引入公寓的经营和管理，并且注册了“象牙客”商标。很快，非典过去，一切开始慢慢复苏。

象牙客随即迎来了第一个入住高峰。当时，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转型升级，城市包容的姿态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才。

那一年，两个湖南小伙先后住进了象牙客，他们都很顺利地在不同的企业找到了工作，并且常和苗升跃一起踢球，一起吃饭。苗升跃看着他们谈恋爱，看着他们在职场的夹缝中苦苦挣扎，一次次酩酊大醉，又在宿醉后洗把脸，昂首挺胸地上班去。

他们习惯了象牙客的生活，在拿到了一份体面的收入后依旧住下去，住了很多年。

直到2008年，苗升跃渐渐发现了其中一人小张不对劲。他开始拖欠房租，并且回来得越来越晚。终于有一天，苗升跃在一家游戏厅的老虎机旁边找到了小张，他已经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。